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卷一百七十七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食貨志第一百三十

食貨上五

役法上

役法役出於民州縣皆有常數宋因前代之制以衙前主官物以里正戶長鄉書手課督賦稅以耆長弓手壯丁逐捕盜賊以承符人力手力散從官給使令縣曹司

至押錄州曹司至孔目官下至雜職虞候揀搦等人各
以鄉戶等第定差京百司補吏須不礙役乃聽建隆中
詔文武官內諸司臺省寺監諸軍諸使不得占州縣課
役戶州縣不得役道路居民為遞夫後又詔諸州職官
不得私占役戶供課京西轉運使程能請定諸州戶為
九等著於籍上四等量輕重給役餘五等免之後有貧
富隨時升降詔加裁定淳化五年始令諸縣以第一等
戶為里正第二等戶為戶長勿冒名以給役自餘衆役

多調廂軍大中祥符五年提點刑獄府界段惟幾發中
牟縣夫二百修馬監倉羣牧制置使代以廐卒因下詔
禁之惟詔令有大興作而後調丁夫然役有輕重勞佚
之不齊人有貧富強弱之不一承平既久姦偽滋生命
官形勢占田無限皆得復役衙前將吏得免里正戶長
而應役之戶困於繁數偽為券售田於形勢之家假佃
戶之名以避徭役乾興初始立限田法形勢敢挾他戶
田者聽人告予所挾田三之一時州縣既廣徭役益衆

太常博士范諷知廣濟軍因言軍地方四十里戶口不及一縣而徭差與諸郡等願復為縣轉運司執不可因詔裁捐役人自是數下詔書督州縣長吏與轉運使議蠲冗役以寬民力又令州縣錄丁產及所產役使前期揭示不實者民得自言役之重者自里正鄉戶為衙前主典府庫或輦運官物往往破產景祐中稍欲寬其法乃命募人充役初官八品以下死者子孫役同編戶至是詔特蠲之民避役者或竄名浮圖籍號為出家趙州

至千餘人詔出家者須落髮為僧乃聽免役禁諸縣非
捕盜毋擅役壯丁慶厯中令京東西河北陝西河東裁
捐役人即給使不足益以廂兵既而詔諸路轉運司條
析州縣差徭賦歛之數委二府大臣裁減科役不均以
鄉村坊郭戶均差時范仲淹執政謂天下縣多故役蕃
而民瘠首廢河南諸縣欲以次及他州當時以為非未
幾悉復王達為荊湖轉運使率民輸錢免役得緡錢三
十萬進為美餘蒙詔獎繇是他路競為培克以市恩皇

祐中詔州縣里正押司錄事既代而令輸錢免役者論如違制律又禁役鄉戶為長名衙前初知并州韓琦上疏曰州縣生民之苦無重於里正衙前有孀母改嫁親族分居或棄田與人以免上等或非命求死以就單丁規圖百端苟免溝壑之患每鄉被差踈密與貲力高下不均假有一縣甲乙二鄉甲鄉第一等戶十五戶計貲為錢三百萬乙鄉第一等戶五戶計貲為錢五十萬番休遞役即甲鄉十五年一周乙鄉五年一周富者休息

有餘貧者敗亡相繼豈朝廷為民父母意乎請罷里正衙前命轉運司以州軍見役人數為額令佐視五等簿通一縣計之籍皆在第一等選資最高者一戶為鄉戶衙前後差人放此即甲縣戶少而役蕃聽差乙縣戶多而役簡者簿書未盡實聽換取他戶里正主督租賦請以戶長代之二年一易下其議京畿河北河東陝西京東西轉運司度利害皆以為便而知制誥韓絳蔡襄極論江南福建里正衙前之弊絳請行鄉戶五則之法襄

請以產錢多少定役重輕至和中命絳襄與三司置司
參定繼遣尚書都官員外郎吳幾復趨江東殿中丞蔡
稟趨江西與長史轉運使議可否因請行五則法凡差
鄉戶衙前視貲產多寡置籍分為五則又第其役輕重
放此假有第一等重役十當役十人列第一等戶百第
二等重役五當役五人列第二等戶五十以備十番役
使藏其籍通判治所遇差人長吏以下同按視之轉運
使提點刑獄察其違慢遂更著淮南江南兩浙荆湖福

建之法下三司頒焉自罷里正衙前民稍休息又詔諸路轉運司開封府界訪衙前之役有重為害者條奏之能件悉便利大去勞弊者議賞置寬恤民力司遣使四出自是州縣力役多所裁損凡二萬三千六百二十二入治平四年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間因水旱頗致流離殆州郡差役之法甚煩其詔中外臣庶條陳利害以聞先是三司使韓絳言聞京東民有父子二丁將為衙前役者其父告其子曰吾當求死使汝曹免于凍餒遂

自縊而死又聞江南有嫁其祖母及其母析居以避役者又有鬻田減其戶等者田歸官戶不役之家而役并於同等見存之戶望博訪利害集議裁定使力役無偏重之寄役法更議始此熙寧元年知諫院吳充言今鄉役之中衙前為重民間規避重役土地不敢多耕而避戶等骨肉不敢義聚而憚人丁故近年上戶寢少中下戶寢多役使頻仍生資不給則轉為工商不得已而為盜賊宜早定鄉役利害以時施行後帝閱內藏庫奏有

衙前越千里輸金七錢庫吏邀乞踰年不得還者帝重傷之乃詔制置條例司講立役法二年遣劉彛謝卿材侯叔獻程顥盧秉王汝翼曾伉王廣廉八人行諸路相度農田水利稅賦科率徭役利害條例司檢詳文字蘇轍言役人之不可不用鄉戶猶官吏之不可不用士人也今遂欲兩稅之外別立一科謂之庸錢以備官雇不問戶之高低例使出錢上戶則便下戶實難轍以議不合罷條例司言使民出錢雇役即先王致民財以祿庶

人在官者之意願以條目遣官分行天下博盡衆議於是條諭諸路曰衙前既用重難分數凡買撲酒稅坊場舊以酬衙前者從官自賣以其錢同役錢隨分數給之其廂鎮場務之類舊酬獎衙前不可令民買占者即用舊定分數為投名衙前酬獎如部水陸運及領倉驛場務公使庫之類其舊煩擾且使陪備者今當省使母費承符散從官等舊若重役償欠者今當改法除弊庶使無困凡有產業物力而舊無役者今當出錢以助役久

之司農寺言今立役條所寬優者皆村鄉朴蠢不能自達之窮氓所截取者乃仕宦兼并能致人言之豪右若經制一定則衙司縣吏無以施誅求巧舞之姦故新法之行尤所不便欲先自一兩州為始候其成就即令諸州軍倣視施行若實便百姓當特獎之詔可於是提點府界公事趙子幾奏上府界所在條目下之司農詔判寺鄧綰曾布更議之綰布言畿內鄉戶計產業若家資之貧富上下分為五等歲以夏秋隨等輸錢鄉戶自四

等坊郭自六等以下勿輸兩縣有產業者上等各隨縣中等併一縣輸析居者隨所析而定降其等若官戶女戶寺觀未成丁減半輸皆用其錢募三等以上稅戶代役隨役重輕制祿開封縣戶二萬二千六百有奇歲輸錢萬二千九百緡以萬二百為祿贏其二千七百以備凶荒欠閤他縣倣此然輸錢計等高下而戶等著籍皆緣巧避失實乃詔責郡縣坊郭三年鄉村五年農隙集衆稽其物產考其貧富察其詐偽為之升降若故為高

下者以違制論募法三人相任衙前仍供物產為抵弓
手試武藝典吏試書計以三年或二年乃更為法既具
揭示一月民無異辭著為令令下募者執役被差者得
散去開封一府罷衙前八百三十人畿縣鄉役數千遂
頒其法於天下天下土俗不同役輕重不一民貧富不
等從所便為法凡當役人戶以等第出錢名免役錢其
坊郭等第戶及未成丁單丁女戶寺觀品官之家舊無
色役而出錢者名助役錢凡敷錢先視州若縣應用雇

直多少隨戶等均取雇直既已用足又率其數增取二分以備水旱欠闕雖增毋得過二分謂之免役寬剩錢三年命集賢校理呂惠卿同判司農寺已而林旦曾布相繼典主其事四年罷許州衙前幹公使庫以軍校主之月給食錢三千後行於諸路人皆便之兩浙提點刑獄王庭光提舉常平張覲率民助役錢至七十萬薛向為帝言帝問王安石安石曰提舉官據數取之朝廷以恩惠科減於體為順御史中丞楊繪亦言覲等科配民

輸錢多者一戶至三百千乞少裁損以安民心五月東
明縣民數百詣開封府訴超昇等第不受遂突入王安
石私第安石諭以相府不知訴之御史臺臺不受訴諭
令散去楊繪又言司農寺不用舊則自據戶數竝立助
役錢等第下縣令著之籍如酸棗縣升戶等皆失實帝
乃命提點司究所從升降仍嚴升降之法畿民不願輸
錢免役縣按所當供役歲月如期役之與免輸錢先是
帝既知東明事及聞繪言兩降手敕問王安石曰酸棗

既有自下戶升入上戶則四等有免輸役錢之名而無其實安石力言嘗取諸縣新舊籍對覆升降聞外間扇搖役法者謂輸多必有贏餘若羣訴必可免彼既聚眾僥倖苟受其訴與免輸錢當仍役之帝乃盡用其言中書孫迪張景溫體量不願出錢之民欲困以重役楊繪復論之而監察御史劉摯謂昨者團結保甲民方驚擾又作法使人均出緡錢非時升降戶等期會急迫人情惶駭因陳新法十害其要曰上戶常少中下戶常多故

舊法上戶之役類皆數而重下戶之役率常簡而輕今
不問上下戶槩視物力以差出錢故上戶以為幸而下
戶苦之歲有豐凶而役人有定數助錢歲不可闕則是
賦稅有時減閣而助錢更無蠲損也役人必用鄉戶為
其有常產則自重今既招雇恐止得浮浪姦偽之人則
帑庾場務綱運不惟不能典幹竊恐不勝其盜用而冒
法者衆至於弓手耆壯承符散從手力胥史之類恐遇
寇則有縱逸因事輒為騷擾也司農新法衙前不差鄉

戶其舊嘗願為長名者聽仍其舊却用官自召賣酒稅坊場并州縣坊郭人戶助役錢數酬其重難惟此一法有若可行然坊郭十等戶緩急科率郡縣賴之難更使之均出助錢乞詔有司若坊場錢可足衙前顧直則詳究條目徐行而觀之帝因安石進呈役錢文字謂之曰民供稅歛已重坊郭及官戶等不須減稅戶升等事更與少裁之安石曰朝廷制法當斷以義豈須規規恤淺近之人議論耶於是提點趙子幾怒知東明縣賈蕃不

能禁遏縣民來訟雜撫他事致蕃於理又使子幾自鞠之楊繪謂是希安石意指而致縣令於罪也即疏辯之曰子幾若劾蕃五月十日前事臣固無言若所劾後乎此日是以威脅令佐使民不得赴愬得為便乎又言助役之利一而難行有五請先言其利假如民田有一家而百頃者亦有戶纔三頃者其等乃俱在第一以百頃而較三頃則已三十倍矣而受役月日均齊無異況如官戶則除耆長外皆應無役今例使均出雇錢則百頃

所輸必三十倍於三項者而又永無決射之訟此其利也然難行之說亦有五民惟種田而責其輸錢錢非田之所出一也近邊州軍就募者非土著姦細難防二也逐處田稅多少不同三也耆長雇人則盜賊難止四也衙前雇人則失陷官物五也乞先議防此五害然後著為定制仍先戒農寺無欲速就以祈恩賞提舉司無得多取於民以自為功如此則誰復妄議劉摯亦言趙子幾以他事捃撫賈蕃為過且變更役法意欲便民民苟

以為有利害也安可禁其所欲言今因畿民有訴而刻薄之人反怒縣官不能禁遏臣恐四遠人情必疑朝廷欲鉗天下之口而職在主民者必皆視蕃為戒則天下休戚陛下何由知之子幾挾情之罪伏請付吏部施行於是同判司農寺曾布撫繪摯所言而條奏辨詰之其畧曰畿內上等戶盡罷昔日衙前之役故今所輸錢比舊受役時其費十減四五中等人戶舊充弓手手力承符戶長之類今使上等及坊郭寺觀單丁官戶皆出錢

以助之故其費十減六七下等人戶盡除前日冗役而專充壯丁且不輸一錢故其費十減八九大抵上戶所減之費少下戶所減之費多言者謂優上戶而虐下戶得聚歛之謗臣所未喻也提舉司以諸縣等第不實故首立品量升降之法開封府司農寺方奏議時蓋不知已嘗增減舊數然舊敕每三年一造簿書等第嘗有升降則今品量增減亦未為非又況方曉諭民戶苟有未便皆與釐正則凡所增減實未嘗行言者則以謂品量

立等者蓋欲多歛雇錢升補上等以足配錢之數至於祥符等縣以上等人戶數多減充下等乃獨掩而不言此臣所未諭也凡州縣之役無不可募人之理今投名衙前半天下未嘗不典主倉庫場務綱運而承符手力之類舊法皆許雇人行之久矣惟耆長壯丁以今所措置最為輕役故但輪差鄉戶不復募人言者則以謂衙前雇人則失陷官物耆長雇人則盜賊難止又以謂近邊姦細之人應募則焚燒倉庫或守把城門則恐潛通

外境此臣所未諭也免役或輸見錢或納斛斗皆從民便為法至此亦已周矣言者則謂直使輸錢則絲綿粟麥必賤若用他物準直為錢則又退揀乞索且為民害如此則當如何而可此臣所未諭也昔之徭役皆百姓所為雖凶荒饑饉未嘗罷役今役錢必欲稍有餘羨乃所以為凶年蠲減之備其餘又專以興田利增吏祿言者則以謂助錢非如稅賦有倚閣減放之期臣不知昔之衙前弓手承符手力之類亦嘗倚閣減放否此臣所

未諭也兩浙一路戶一百四十餘萬所輸緡錢七十萬
爾而畿內戶十六萬率緡錢亦十六萬是兩浙所輸纔
半畿內然畿內用以募役所餘亦自無幾言者則以謂
吏緣法意廣收大計如兩浙欲以羨錢徼幸司農欲以
出剌為功此臣所未諭也賈蕃為令不受民訴使趨京
師誼諱其意必有謂也誠令用心無他亦可謂不職矣
蕃之不職不法其狀甚衆皆趙子幾所不得不問御史
之言欲舍蕃而治子幾是不顧陛下之法陛下之民宜

莫如蕃與御史也於是下其疏於繪摺使各言狀繪錄前後四奏以自辨摺言助役歛錢之法有大臣及御史主之於內有大臣親黨為監司提舉官而行之於諸路其勢順易矣然曠日彌年終未有定論為不順乎民心而已陛下以司農為是耶則事盡前奏可以覆視以臣言為非耶則貶黜而已雖復使臣言之亦不過所謂十害者而風憲之官豈當與有司較是非勝負耶詔繪知鄭州摺落館閣校勘監察御史裏行監衡州鹽倉遣察

訪使徧行諸路促成役書改助役為免役不願就募而強之者論如律初詔監司各定所部助役錢數利路轉運使李瑜欲定四十萬判官鮮于侁曰利路民貧二十萬足矣議不合遂各為奏帝是侁議侍御史鄧綰言利路役歲須緡錢九萬餘而李瑜率取至三十三萬有奇捉點刑獄周約亦占名無異辭詔責瑜約而擢侁為副使諸路役書既上之司農乃頒募役法於天下用免役錢祿內外胥吏有祿而贓者用倉法重其坐初京師賦

吏祿歲僅四千緡至八年計緡錢三十八萬有奇京師
吏舊有祿及外路吏祿又不在是焉時知長葛縣樂京
稱助役之法不可久行常平司詢其故不答遂罷京西
使者召知湖陽縣劉蒙會議蒙不肯議退而條上利害
即投劾去而權江西提刑提舉金君卿首募受代官部
錢帛綱趨京不差鄉戶衙前而費減十五六賜詔獎諭
仍落權為真免役剩錢詔州縣用常平法給散休息添
給吏人餐錢仍立為法京東免役錢以秋料起催若雇

直多少役使重輕有未究者命監司詳具來上仍須熙寧七年乃行永興秦鳳比之他路民貧役重詔提舉司併省冗役次第蠲減當留二分寬剩以為水旱閣放之備七年詔役錢千別納頭子五錢凡修官舍作什器夫力輦運之類皆許取以供費不給以情輕贖銅錢足之諸路公人如弓箭手法給田募人為之凡逃絕監牧之田籍於轉運司者不許射買請佃提刑司以其田給應募者而覈其所直準一年雇役為錢幾何而歸其直於

轉運司衢州西安縣用緡錢十二萬買田始足募一縣之役司農寺言不獨兩浙如此他路宜亦如之費多難贍乃欲改法遂詔自今用寬剩錢買募役田須先參會餘錢可以枝梧災傷方許給買若田價翔貴之地則已之時免役出錢或未均參知政事呂惠卿及其弟曲陽縣尉和卿皆請行手實法其法官為定立田產中價使民各以田畝多少高下隨價自占仍併屋宅分有無蕃息立等凡居錢五當蕃息之錢一非用買田穀而輒隱

落者許告有實以三分之一充賞將造簿預具式示民
令依式為狀縣受而籍之以其價列定高下分為五等
既該見一縣之民物產錢數乃參會通縣役錢本額而
定所當輸明書其數示衆兩月使悉知之詔從其請司
農寺乞廢戶長坊正令州縣坊郭擇相鄰戶三二十家
排比成甲迭為甲頭督輸稅賦苗役一稅一替其後諸
路皆言甲頭催稅未便遂詔耆戶長壯丁仍舊募充其
保正甲頭承帖法並罷王安石言給田募役有害十餘

八年罷給田募役法已就募人如舊闕者弗補官戶輸役錢免其半所免雖多各無過二十千兩縣以上有物產者通計之兩州兩縣以上有物產者隨所輸錢等第不及者從一多處併之初手實法行言者多論其長告訐增煩擾至是惠卿罷政御史中丞鄧綰言其法不便罷之委司農寺再詳定以聞九年以荆湖兩路敷役錢太重較一歲入出寬剩錢數多詔權減二年尋詔自今寬剩役錢及買撲坊場錢更不以給役人歲具羨數上

之司農餘物凡籍之常平司者常留一半侍御史周尹
言募役錢數外留寬剩一分聞州縣希提舉司風旨廣
敷民錢省役額損雇直而民間輸數一切如舊寬剩數
多募直輕而倉法重役人多不願就募天下皆謂朝廷
設法聚歛不無疑怨乞募耆長戶長及役人不可過減
者悉復舊額約募錢足用其寬剩止留二分是歲諸路
上司農寺歲收免役錢一千四十一萬四千五百五十
三貫石匹兩金銀錢斛匹帛一千四十一萬四千三百

五十二貫石匹兩絲綿二百一兩支金銀錢斛六百四十八萬七千六百八十八兩貫石匹應在銀錢斛匹帛二百六十九萬三千二十貫匹石兩見在八十七萬九千二百六十七貫石匹兩十年知彭州呂陶奏朝廷欲寬力役立法召募初無過歛民財之意有司奉行過當增添科出謂之寬剩自熙寧六年施行役法至今四年臣本州四縣已有寬剩錢四萬八千七百餘貫今歲又須科納一萬餘貫以成都一路計之無慮五六十萬推

之天下見今約有六七百萬貫寬剩在官歲歲如此泉幣絕乏貨法不通商旅農夫最受其弊臣恐朝廷不知免役錢外有此寬剩數目乞契勘見今約支幾歲不至闕乏需發德音特免數年或逐年限定不得過十分之一所貴民不重困不報王安石去位吳充為相沈括獻議莫若稍變役法雜以差徭為便御史知雜蔡確言括反覆貶括知宣州役錢立額浙東多以田稅錢數為則浙西多用物力至是詔令通物力稅錢互紐為數從便

輸納淮東路估定物產如其實直以均敷取初許兩浙坊郭戶家產不及二百千鄉村戶不及五十千毋輸役錢已而鄉戶不及五十千亦不免輸元豐二年提舉司言坊郭戶免輸法太優乃詔如鄉戶法截定所敷錢數提舉廣西常平劉誼言廣西一路戶口二十萬而民出役錢至十九萬緡先用稅錢敷出稅數不足又敷之田米田米不足復筭於身丁夫廣西之民身之有丁既稅以錢又筭以米是一身而輸二稅殆前世弊法今既未

能蠲除而又益以役錢甚可憫也至於廣東西監司提
舉司吏一月之給上同令錄下倍攝官乞裁損其數則
兩路身丁田米亦可以寬遂詔吏輩月給錢遞減二千
歲遂減役錢一千二百餘緡三年司農寺丞吳雍言議
定淮浙役書減冗占千三百餘人裁省緡錢近二十九
萬會定歲用寬剩錢一百四萬餘緡諸路役書多若此
類乞先自近京三兩路修定下之諸路從之七年天下
免役緡錢歲計一千八百七十二萬九千三百場務錢

五百五萬九千穀帛石匹九十七萬六千六百五十七役錢較熙寧所入多三之一帝之力主免役也知民間通苦差役而衙投之任重行遠者尤甚特勅免役雖均敷雇直不能不取之民然民得一意田畝實解前日困弊故羣議雜起意不為變顧其間采王安石策不正用雇直為額而展敷二分以備吏祿水旱之用羣臣每以為言屢疑屢詰而安石持之益堅此其為法既不究終防弊而聚斂小人又乘此增取帝雖數詔禁戒而不能

盡止至是雇役不加多而歲入比前增廣則安石不能將順德意其流弊已見矣哲宗立宣仁后垂簾同聽政門下侍郎司馬光言按因差役破產者惟鄉戶衙前蓋山野愚戇之人不能幹事或因水火損敗官物或為上下侵欺乞取是致欠拆備償不足有破產者至於長名衙前在公精熟每經重難別得優輕場務酬弊往往致富何破產之有又曰鄉者役人皆上等戶為之其下等單丁女戶及品官僧道本來無役今使之一槩輸錢則

是賦歛愈重自行免役法以來富室差得自寬貧者困窮日甚監司守令之不仁者於雇役人之外多取羨餘或一縣至數萬貫以冀恩賞又青苗免役賦歛多責見錢錢非私家所鑄要須貿易豐歲追限尚失半價若值凶年無穀可糶賣田不售遂致殺牛賣肉伐桑鬻薪來年生計不暇復顧此農民所以重困也臣愚以為宜悉罷免役錢諸色役人並如舊制定差見雇役人皆罷遣之衙前先募人令投充長名召募不足然後差鄉村人

戶每經歷重難差遣依舊以優輕場務充酬獎所有見在役錢撥充州縣常平本錢以戶口為率存三年之蓄有餘則歸轉運司凡免役之法縱富彊應役之人征貧弱不役之戶利於富不利於貧及今耳目相接猶可復舊名若更年深富者安之民不可復差役矣於是始詔脩定役書凡役錢惟元定額及額外寬剩二分已下許著為準餘並除之若寬剩元不及二分者自如舊則尋詔耆戶長壯丁皆仍舊募人供役保正甲頭承帖人並

罷元祐元年侍御史劉摯言率戶賦錢有從來不預差役而槩被歛取者有一戶而輸數百以至千緡者昔惟衙前一役有至破產者爾今天下坊場官收而官賣之歲計緡錢無慮數百萬自可足衙前雇募支酬之直則役之重者已無所事於農民矣外惟散從承符弓手手力耆戶長壯丁之類無大勞費宜並用祖宗差法自第一等而下通任之監察御史王巖叟請於衙前大役立本等相助法以盡變通之利借如一邑之中當應大役

者百家而歲取十人則九十家出力為助明年易十戶復如之則大役無偏重之弊其於百色無名之差占一切非理之資陪悉用熙寧新法禁之雖不助猶可為也殿中侍御史劉次莊言近制許雇耆戶長須三等已上戶不知三等已上戶不願受雇既無願者則郡縣必陽循雇名陰用差法不若立法明差之為便戶部言詔凡耆戶長壯丁並募人供役竊慮戶長雇錢數少無應募者兼四等以下戶舊不敷役錢惟輪差壯丁今悉雇募

用錢額廣提舉司必從人戶增敷蓋舊法役不盡雇亦有輪差輪募之處欲且如本法中書舍人蘇軾言先帝初行役法取寬剩錢不得過二分以備災傷有司奉行過當行之幾十六七年積而不用至三千餘萬貫石熙寧中得給田募役法大畧如邊郡弓箭手臣知密州先募弓手民甚便之曾未半年此法復罷因列其五利王巖叟言蘇軾乞買田募役其五利難信而有十弊大指謂官市民田慮不當價民受田就募既非永業則鹵莽

其耕又將轉而他之而其六弊特詳曰弓箭手雖名應募實與家居農民無異雖或番上及緩急不免點集實不廢田業非如州縣色役長在官寺則弓箭手之擾可知矣然猶聞闕額常難補招已就招者又時時竄去引此為比不切事情其七弊曰戶及三等以上皆能自足必不肯佃田供役今立法須二等以上方得供弓手三等以上方得供散從官以下色役乃是用給田募役之名行揭簿定差之實既云百姓樂於應募何以戶降四

等必須上二等戶保任任之而逃則勒保者就供田役此豈得云樂應也即上官均亦陳五不可行軾議遂格司馬光復奏今免役之法其害有五上戶舊充役固有陪備而得番休今出錢比舊費特多年年無休息下戶元不充役今例使出錢舊日所差皆土著良民今皆浮浪之人應募無顧籍受賕侵陷官物又農民出錢難於出力若遇凶年則賣莊田牛具桑柘以錢納官提舉常平倉司惟務多歛役錢廣積寬剩此五害也今莫若直

降勅命盡罷天下免役錢其諸色役人並依熙寧元年以前舊法人數委本縣令佐揭簿定差其人不願身自供役許擇可任者雇代有逋逃失陷雇者任之惟衙前一役最號重難固有因而破產者為此始作助役法自後色色優假禁止陪備別募命官將校部押遠綱遂不聞更有破產之人若今衙前仍行差法陪備既少當不至破家若猶矜其力難獨任即乞如舊法於官戶寺觀單丁女戶有屋產月收僦直可及十五千莊田中熟所

收及百石以上者並隨貧富以差出助役錢自餘物產約此為準每州椿收候有重難役使即以支給尚慮役人利害四方不能齊同乞許監司守令審其可否可則亟行如未究盡縣許五日具指畫上之州州一月上轉運司轉運司季以聞朝廷委執政審定隨一路一州各為之勅務要曲盡然免役行之近二十年富戶習於優利一旦變更不能不懷異同又差役復行州縣不能不有小擾提舉官專以多歛役錢為功必競言免役錢不

可罷當此之際願弗以人言輕壞良法知樞密院章惇
取光所奏踈畧未盡者駁奏之尚書左丞呂公著言惇
專欲求勝不顧命令大體望選差近臣詳定右正言王
覲奏光議初上惇當同奏待既施行方列光短其實小
人不當寘腹心地於是詔以資政殿大學士韓維給事
中范純仁等專切詳定以聞王覲又言近制改募為差
用舊法人數為則而熙寧元年以後募數屢經裁減則
舊數不可復用請悉準見額定差先是差法既復知開

封府蔡京如勅五日內盡用開封祥符兩縣舊役人數
差一千餘人以足舊額右司諫蘇轍言開封府亟用舊
額盡差如壇子之類近例率用刺員今悉改差民戶故
為煩擾以搖成法乞正其罪司馬光之始議差役中書
舍人范百祿言於光曰熙寧免役法行百祿為咸平縣
開封罷遣衙前數百人民皆欣幸其後有司求羨餘務
刻剝乃以法為病今第減助免錢額以寬民力可也光
雖不從及議州縣吏因差役受賕從重法加等配流百

祿押刑房固執不可曰鄉民因徭為吏今日執事而受
賕明日罷役復以財遺人若盡以重法繩之將見黥面
赭衣充塞道路矣光曰微公言幾為民害遂已之蘇轍
又言差役復行應議者有五其一曰舊差鄉戶為衙前
破敗人家甚如兵火自新法行天下不復知有衙前之
患然而天下反以為苦者農家歲出役錢為難及許人
添剗見賣坊場遂有輸納京給者爾向使止用官賣坊
場課入以雇衙前自可足辦而他色役人止如舊法則

為利較然矣初疑衙前多是浮浪投雇不如鄉差稅戶可託然行之十餘年投雇者亦無大敗闕不足以易鄉差衙前之害今畧計天下坊場錢一歲可得四百二十餘萬貫若立定中價不許添剗三分減一尚有二百八十餘萬貫而衙前支費及召募非泛綱運一歲共不過一百五十餘萬緡則是坊場之直自可了辦衙前百費何用更差鄉戶今制盡復差役知衙前苦無陪備故以鄉戶為之至於坊場元無明降處分不知官自出賣耶

抑仍用以酬獎衙前也若仍用以酬獎即召募部綱以何錢應用若不與之錢即舊名重難鄉戶衙前仍前自備為害不小其二坊郭人戶舊苦科配新法令與鄉戶並出役錢而免科配其法甚便但敷錢太重未為經久之法乞取坊郭官戶寺觀單丁女戶酌今役錢減定中數與坊場錢用以支雇衙前及召募非泛綱運外却令椿備募雇諸色役人之用其三乞用見今在役人數定差熙寧未減定前其數實冗不可遵用其四熙寧以前

散從弓手手力諸役人常苦迎送自新法以來官吏皆請雇錢役人既便官亦不至闕事乞仍用雇法其五州縣胥吏並量支雇錢募充仍罷重法亦許以坊場坊郭錢為用不足用方差鄉戶鄉戶所出雇錢不得過官雇本數詔送看詳役法所詳定擇其要者先奏以行於是役人悉用見數為額惟衙前用坊場河渡錢雇募不足方許揭簿定差其餘役人惟該募者得募餘悉定差遂罷官戶寺觀單丁女戶出助役法其今夏役錢即免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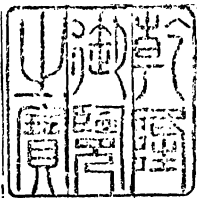
尋以衙前不皆有雇直遂改雇募為招募凡熙豐嘗立法禁以衙前及役人非理役使及令陪備圓融之類悉申行之耆壯依保正長法坊場河渡錢量添酒錢之類名色不一惟於法許用者支用外並椿備招募衙前支酬重難及應緣役事之用如一州錢不供用許移別州錢用之一路不足許從戶部通他路移用其或有餘毋得妄用其或不足毋得減募增置衙前最為重役若已招募足額上一等戶有虛閑不差者令供次等色役鄉

差役人在職官如敢抑令別雇承符散從承代其役者
轉運司劾奏重責時提舉常平司已罷置凡役事改隸
提刑司殿中侍御史呂陶言天下版籍不齊或以稅錢
贖百或以田地頃畝或以家之積財或以田之受種雖
皆別為五等然有稅賦錢一貫占田一頃積財千緡受
種十石而入之一等一等之上無等可加遂至稅緡田
頃積財受種十倍於此亦不過同在一等憑此差役必
不均平雖無今日納錢之勞反有昔時偏頗陪費之害

莫若裁量新舊著為條約如稅錢一貫為第一等合於本等中差一役稅錢兩倍於一役者併差二役又倍即差三役雖稅錢更多不過三役並聽雇人或本縣戶多役少則上戶之役不須併差但可次敘休役年月遠近而均其勞逸假令甲充役後可閑五年乙稅錢兩倍於甲可閑三年丙又倍於乙可閑一年以其田土頃畝之類為等併其餘同等多少不侔者並倣此又成梓兩路差役舊專以戶稅為差等熙寧初別定坊郭戶營運錢

以助免役乃在稅產之外州縣抑認成額至今不減至有停閑居業移避鄉村猶不得免今方議法坊郭等第固不可偏廢然須參究虛實別行排定以寬民力並送詳定所蘇轍又言雇募衙前改為招募既非明以錢雇必無肯就招者勢須差撥不知歲收坊場河渡緡錢四百二十餘萬欲於何地用之熙寧以前諸路衙前多雇長名當役如西川全是長名淮南兩浙長名大半以上餘路亦不減半今坊場官既自賣必無願充長名則衙

前並是鄉戶雖號招募而上戶利於免役方肯占名與
差無異上戶既免衙前重役則凡役皆當均及以次人
戶如此則下戶充役多如熙寧前矣



宋史卷一百七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史卷一百

七十八至
八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周瓊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編修臣沈清藻

校對官中書臣孫希旦

謄錄舉人臣朱錫彤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卷一百七十八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食貨志第一百三十一

食貨上六

役法下
振恤

役法中書舍人蘇軾在詳定役法所極言役法可雇不可差第不當於雇役實費之外多取民錢若量入為出不至多取則自足以利民司馬光不然之光言差役已

行續聞有命雇募不足方許定差屢有更張號令不一
又轉運使欲合一路共為一法不令州縣各從其宜或
已受差却釋役使去或已辭雇却復拘之入役或仍舊
用錢招雇或不用錢白招紛紜不定寔違本意遂條舉
始奏之文嘗許州縣監司陳列宜否自今外官苟見利
否縣許直上轉運司州許直奏使下情無壅詳定所第
當稽閱監司州縣所陳詳定可否非其任職而務出奇
論不切事情者勿用亦不可以一路一州一縣土風利

害槩行天下從之未幾詔諸路坊郭五等以上及單丁
女戶官戶寺觀第三等以上舊輸免役錢者並減五分
餘戶等下此者悉免輸仍自元祐二年始凡支酬衙前
重難及綱運公皂趲送殮錢用坊場河渡錢給賦不足
方得於此六色錢助用而有餘封樁以備不時之須臣
僚上言朝廷雖立差法而明許民戶雇代州縣多已施
行近命弓手須正身恐公私未便詔不願身自任役許
募嘗為弓手而有勞效者雇直雖多毋踰元募之數御

史中丞劉摯言弓手不可不用差法者蓋鄉人在役則不獨有家丁子弟之助至於族姻鄉黨莫不與為耳目有捕輒獲又土著自重無逃亡之患自行雇募盜寇充斥蓋浮情不能任責故也如五路弓手熙寧未變法前身自執役最號彊近其材藝捕緝勝於他路近日復差聞有不樂而願出錢雇人惟是川蜀江浙等路昨升差上一等戶皆習於驕脆不肯任察捕之責欲乞五路必差正身餘路即用新敕釐為三色舊有戶等已嘗受

差者曾有戰鬪勞效應留者願雇人代已者立此三色所冀新舊相兼漸習禦捕侍御史王巖叟亦言雇代恐不能任事畧與摯同監察御史上官均言役之最重莫如衙前其次弓手今東南長名衙前招募既足所差不及上戶上戶必差弓手則是以上戶就中戶之役實為優幸上戶產厚而役輕下戶產薄而無役然則所當補恤正在中戶今若增上戶役年使中戶番休稍久則補除相均矣又言近許當差弓手戶役得差人為代此法

最便議者謂身任其役則自愛而重犯法熙寧募法久行何嘗聞盜賊充斥彼自愛之民承符帖追逮則可俾之與賊角死豈其能哉兩浙諸路以法案差弓手必責正身至有涕泣辭免者此豈可恃以為用哉今既立法許雇嘗為弓手而有勞效之人比之泛募宜有間矣殿中侍御史呂陶謁告歸成都因令與轉運司議定役法後議立增減役年之法曰戶多之鄉以十二年戶少以後九年而應差之戶通輪一周以一周月日而參之戶等

戶稅多者占役之日多少者以率減下則均適無頗矣
雖以等周差皆許募人為代如此則四等往往少差而
五等差所不及矣衙前悉令招募以坊場錢支酬重難
此法為允當是時議役法者皆下之詳定所久不能決
於是文彥博言差役之法置局衆議命令雜下致久不
決於是詔罷詳定局役法專隸戶部諫議大夫鮮于侁
言開封府多官戶祥符縣至闔鄉止有一戶應差請裁
其濫凡保甲之授班行者如進納人例須至升朝方免

色役舊法戶賦免役錢及三百緡者令仍輸錢免役侍御史王巖叟謂此法不見其利借如兩戶其一輸錢及三百千其一及二百八九十千相去幾何而應差者三年五年即得休息其應輸助者畢世入錢無有已時非至破家終不得免此其勢必巧為免計有弟兄則析居不則咸賣其業但少降三百千之數則遂可免不出二三年高彊戶皆成中戶其後又詔舊輸免役錢戶及百千以上令如六色戶輸錢助役蓋欲以其錢廣雇使番

休優久凡戶少之鄉應差不及三番者許以六色錢募
州役尚不及兩番則申戶部移用他州錢以紓差期鄉
戶衙前受役當休無代即如募法給雇食之直若願就
投募者仍免本戶身役不願者速募人代之元祐二年
翰林學士兼侍讀蘇軾言差役之法天下皆云未便昔
日雇役中戶歲出幾何今者差役中戶歲費幾何更以
幾年一役較之約見其數則利害灼然而况農民在官
官吏百端蠶食比之雇人苦樂十倍五路百姓朴拙間

遇差為胥吏又轉雇慣習之人尤為患苦尋詔郡縣各
具差役法利害條析以聞四年右正言劉安世言御史
中丞李常請復雇募懷姦害政先是常言差法詔下民
知更不輸錢嘗驩呼相慶行之既久始覺不輸錢為害
何也差法廢久版籍不明重輕無準鄉寬戶多者僅得
更休鄉狹戶空者頻年在役上戶極等昔有歲輸百千
至三百千者今止差為弓手雇人代役歲不過用錢三
四十千中下戶舊輸錢不過三二千而今所雇承符散

從之類不下三十千然則今法徒能優便上戶而三等
四等戶困苦日甚望詔一二練事臣僚使與賦臣取差
雇二法便於百姓者行之無牽新書無執舊說民以為
善斯善矣而安世則以責民出錢為非乞固守差役初
議故以常為罪知杭州蘇軾亦言改行差法則上戶之
害皆去獨有三等人戶方雇役時戶歲出錢極不過三
四千而令一役二年當費七十餘千休閑不過六年則
是八年之中昔者徐出三十餘千而今者併出七十餘

千苦樂可知朝廷既取六色錢許用雇役以代中戶頗除一害以全二利今惟狹鄉戶少役者替閑不及三番方得用六色錢募人以代州役此法未允何者百姓出錢本為免役今乃限以番次不用盡用留錢在官其名不正又所雇者少未足以紓中戶之勞又投名衙前不足元額而鄉差衙前又當更代即又別差更不支錢若願就長名則支酬重難盡以給之仍計日月除其戶役及免助役錢二十千及州役惟吏人衙前得皆雇募此

外悉用差法如休役未久三年即以助役錢支募此法尤為未通自元豐前不聞天下有闕額衙前者豈嘗抑勒直以重難月給可以足用故也當時奉使如李承之之徒所至已輒減刻元祐改法又行減削既多不支月給如何肯就招募今不循其本乃欲重困鄉差全不支錢而應募之人盡數支給又放免役錢二千貫欲以誘脅盡令應募何如直添重難月給令招募得行乞促招闕額長名衙前刻期須足如合增錢雇募上之監司議

定即行役率以二年為一番向來尚許一戶歇役不及
三番則令雇募是欲百姓空閑六年今忽減作二年幸
六色錢足用有餘正可加添番數而乃減番添役農民
皆紛然妄謂朝廷移此錢他之雖云量留一分備用若
有餘剩數却量減下無丁戶及女戶所敷役錢此乃空
言無實丁口產稅開收增減年年不同如何前知來年
應役而預為椿科若亟行減下臨期不足又須增取吏
緣為姦不可勝防矣大抵六色錢以免役取當於雇役

乎盡之然後名正而人服惟有一事不得不慮州縣六
色錢多少不同若各隨多少以為之用則敷錢多處役
戶優閑太久六色人戶反覺敷錢數多欲乞今後六色
錢常存一年備用之數而會計歲所當用以贏餘而通
一路酌人戶貧富色役多少預行品配以一路六色錢
通融分給令州縣盡用雇人以本處色役輕重為先後
如此則錢均而無弊雇人稍廣中戶漸蘇則差役良法
可以久行而不變矣是時論役法未便者甚衆五年再

詔中書舍人王巖叟樞密都承旨韓川諫議大夫點檢戶曹文字劉安世同看詳利害戶部請河北河東陝西鄉差衙前以役募人所得雇直為則而減半給之投名衙前惟差耆長他投皆免六年三省援三路投募衙前役例槩行他路詔凡投募人免其戶二等已下色役鄉差人戶悉用投名人代之願長投募者聽又詔諸州衙前已許量支雇直餐錢慮費廣難支轉運提刑司其隨土俗參酌立定優重分數及月給餐錢用支酬額錢給

之不得過舊法元數州役之應鄉差者若一鄉人戶終役皆未及四年許以助役錢募人為之總計一州雇直其助役錢不足用即於戶狹役煩鄉分先與雇代一役役竟按籍復差如初諸州歲計助役錢常留一分外以雇直對計或闕或剩提刑司通一路移用應差諸縣手力合一鄉休役皆不及三年者亦許用助役錢雇募既終一役別有閑及三年者復行差法諸州縣置差役都鼠尾簿取民戶稅產物力高下差取分五等排定而疏

其色役年月及其更代人姓名於逐戶之下每遇差役即按籍自上而下吏毋得移竄先後坊場河渡錢以雇衙前而有寬剩亦令補助其餘役人三省言朝廷審定民役差募兼行斟酌補除極為詳備而州縣不盡用助役錢募人以補頻役之地今括具綱目下之州縣使恪承之其一曰應差之戶三等以上許休役四年四等以下許休役六年若戶少無與更代卸役不及應閑年數即用助役錢募人代役以足之其二曰狹鄉之縣役人

除衙前州胥許雇壯丁直差不雇外凡州縣役人皆許招募以就募月日補除應差而閑不及四年六年之人使及年數每縣通計應差應募役數若干立定二額差者訖役以應差人承之雇者有闕別募人充數二額悉已立定如戶力應升應降須俟三年造簿日按籍別定未應造簿止憑定額為準若本等戶少不充州縣合役之數即用次等戶之物力及本等七分者為之其三曰寬鄉之縣除已雇衙前州胥外餘役皆以序按差其四

曰官雇弓手先雇嘗充弓手之人如不足以武勇有雇籍者充他役人願就雇其選受亦如之其五曰壯丁皆按戶版簿名次實輪充役半年而更其六曰一州一路有狹鄉役頻縣分募錢不足提刑司以一路助役寬剩錢通融移用又不足以坊場河渡寬剩錢給之仍通紐一歲應用支酬衙前之類費錢若干而十分率之每年於寬剩數內更留二分以備支酬衙前之類椿留至五年通迭一全年寬剩總額即止不椿又不足戶部以別

路逐色寬剝錢移用以補足之其七曰助錢歲歲椿留
一分每及五分止或時支用即隨撥補使常足五分之
數其八曰軍人應差迺送者本以代有雇錢役人其沿
迺送軍人有費提刑司計數歸之轉運司其九曰重役
人應替而願仍就募者許給雇錢受役其十曰役人須
有稅產乃得就募其有蔭應贖及曾犯徒刑雖願募不
雇若工藝人須有貲產人二戶任之雇直雖多皆不得
加於舊法已募之數其十一曰陝西鎮戍德順軍熙州

衙前皆受田於官以當募直內地戶願如其法應田募者聽之仍以坊場河渡補還轉運司合輸租課凡縣歲具色役輕重鄉分寬狹凡役雇直有無餘欠各以其實枚別而上之州州上監司監司聚議連書上戶部仍別具一路移用及寬剩縣分錢數致之戶部先是收到官田嘗令田已籍於官及見佃人逃亡悉拘入之留充雇募衙前至是遂參行田募之法八年詔耆長壯丁役期已足不許連續為之蓋知其利於賕請不願更罷故也

民有執父母喪而應在役者三等以下戶除之三等以上戶令量納役錢在戶錢十分止責輸三分服除日仍舊哲宗始親政三省言役法尚未就緒帝曰第行元豐舊法而減去寬剩錢百姓何有不便范純仁曰四方異宜須因民立法乃可久也遂令戶部議之右司諫朱紱言輸錢免役有過數多數者用錢雇役有立直太重者役色之內又有優便而願自役募不必給雇者請詳為裁省中書言自行差法十年民間苦於差擾前後議者

紛紜更變不一未有底止於是詔復免役法凡條約悉用元豐八年見制鄉差役人有應募者可以更代即罷遣之許借坊場河渡及封樁錢以為雇直須有役錢日補足其數所輸免役錢自今年七月始耆戶長壯丁召雇不得已保正保長保丁充代其他役色應雇者放此所敷寬剩錢不得過一分昔常過數今應減下者先自下五等人戶始路置提舉官一員視提刑置司之州為治如方俗利害不同事有未盡未便而應更改增損舊

法者畫一條疏與轉運提刑司連奏又詔用舊法取量
添酒錢贏數給惟法司吏餐錢不足則抵當息錢亦許
貼用先嘗以七月起輸其後又自來年始土俗差雇不
一姑仍其舊俟起輸至五月盡行雇法凡因差在役者
悉罷遣之舊免役法行壯丁間有差而不募者其毋敷
役錢如故凡錢額所敷取三年雇直實支而酌一年中
數立為歲額以均敷取此外所取寬餘不得過通額十
分之一免役錢方復未輸且以助役錢給雇直不足雖

免役寬剩錢亦許給用七月戶部看詳役法所言幕職
監當官之官罷官依元豐制悉用雇役人迂送而差定
其數凡元祐溢額所添廂軍皆罷減其有抑鄉差之人
仍舊在役或改易名字就便應募悉計其在役月日應
得更代者以次蠲遣之諸路舊立出等高彊戶力轉高
敷取難勝應出免役錢百千以上每系及百千悉與減
免三分凡人戶匿寄財產假借戶貫冒名官戶苟可避
免等第科配者各以違制論許人陳告以其半給之元

豐令在籍宗子及太皇太后皇后總麻親得免役皇太妃宜亦如之詔皆如請舊戶等簿如可畧憑即用之若漫滅等第即雖未及應造之年亦令改造戶部舉行元豐條制以保正長代耆長甲頭代戶長承帖人代壯丁二年申詔諸路役人額數雇直並依元豐舊制仍依已命寬剩錢不得過一分常平免役元豐止用提舉官專領轉運提刑司自今毋預其事舊置重脩編敕所看詳中外文字本以去年所差鄉役未盡善遂入議曰都副

保正比耆長事責已輕又有承帖人受行文書即大保
長苦無公事元豐本制一都之內役者十人副正之外
八保各差一大長今若常輪二大長分催十保稅租常
平錢物一稅一替則自不必更輪保丁充甲頭矣凡都
保所雇承帖人必選家於本保者而雇直皆從官給一
年一替則自無浮浪稽留符移之弊承帖雇直固有舊
數其今所雇保正之直眎耆長保長之直則眎戶長若
應此三役不願替代者自從其願壯丁元不敷雇直處

聽如其舊承帖雇錢許以舊寬剩錢通融支募如土俗有不願就保正長雇役者許募本土有產稅戶使為耆長壯丁以代之其所雇耆戶長已立法不得抑勒矣若保正長不願就雇而輒差雇者從徒二年坐罪詔皆從之三年左正言孫諤言役法之行在官之數元豐多元祐省雖省未嘗廢事則多不若省雇役之直元豐重元祐輕雖輕未嘗不應募則重不若輕今役法優下戶使弗輸而盡取諸上戶意則美矣而法未善也夫先帝建

免役之法而熙寧元豐有異論元祐有更變正惟不能
無弊爾願無以元豐元祐為間期至於均平便民而止
則善矣翰林學士蔡京言諤之論多省輕重明有抑揚
謂元豐不若元祐明矣諤於陛下追紹之日敢為此言
臣竊駭之免役法復行將及一年天下吏習而民安之
而諤指以為弊則所詆者熙寧元豐也且元豐雇法也
元祐差法也雇與差不可並行元祐固嘗兼雇已紛然
無紀矣而諤欲不間熙祐是欲伸元祐之姦惑天下之

聽詔罷謬正言黜知廣德軍後又詔諸縣無得以催稅
比磨追甲頭保長無得以雜事追保正副在任官以承
帖為名占破當直者坐贓論所管催督租賦州縣官輒
令陪備輸物者以違制論是歲以常平免役農田水利
保甲類著其法總為一書名常平免役敕令頒之天下
詔翰林學士承旨兼詳定役法蔡京依舊詳定重修敕
令侍御史董敦逸言京在元祐初知開封府附司馬光
行差法祥符一縣數日間差至一千一百人乞以役法

專委戶部詔令疏析京奏上復令敦逸自辨京無責焉
元符二年以蕭世京張行為郎二人在元祐中皆嘗言
免役法為是帝出其疏擢之既而詔河北東西淮南運
司府界提點司如人戶已嘗差充正夫其免夫錢皆罷
催後又詔雖因邊事起差夫丁須以應差雇實數上之
朝廷未得輒差其河防并溝河歲合用一十六萬八千
餘夫聽人戶納錢以免建中靖國元年戶部奏京西北
路鄉書手雜職斗子所由庫秤揀搯之類土人願就募

不須給之雇直他路亦須詳度施行詔從之知延安府
范純粹言比年衙前公盜官錢事發即逃乞許輪差上
等鄉戶使供衙役殿中侍御史彭汝霖劾純粹所言有
害良法宜加黜責詔純粹所乞不行其後知襄州俞鼎
以襄州總受他州布綱而轉致他州是衙前重役併在
一州事理不均臣僚謂鼎輒毀紹聖成法請重黜鼎坐
責授散官安置太平州崇寧元年尚書省言前令大保
長催稅而不給雇直是為差役非免役也詔提舉司以

元輸雇錢如舊法均給永興軍路州縣官乞復行差役
湖南江西提舉司以物賤乞減吏胥雇直罷給役人雇
錢皆害法意應改從其舊詔戶部並遵奉紹聖常平免
役敕令格式及先降紹聖簽貼役法行之天下二年臣
僚言常平之息歲取二分則五年有一倍之數免役剩
錢歲收一分則十年有一年之備故紹聖立法常平息
及一倍免役寬剩及三料取旨蠲免以明朝廷取於民
者非以為利也而集賢殿脩撰知鄧州呂仲甫前為戶

部侍郎輒以狀申都省乞刪去上條詔黜仲甫落職知海州後又詔常平司候豐衍有餘日具此制奏蠲之大觀元年又詔諸州縣召募吏人如有非四等以上戶及在州縣五犯杖罪悉從罷遣不得再占諸處名役別募三等以上人充於是舊胥既盡罷而弊根未革老姦巨猾匿身州縣舞法擾民蓋甚前日其後又不許上三等入戶投充弓手所募皆浮浪無所顧籍盜賊公行為害四方至是復詔州縣募役依元豐舊法政和元年臣僚

言元豐中鞏州歲敷役錢止四百千今系數至緡錢近三萬又元豐八年命存留寬剩錢毋得過二分紹聖再加裁定止許存留一分此時考詳法意非取寬剩遂改名準備錢而嚴立禁約若擅增敷歲額及椿留準備過數者並以違制論今乞飭提舉常平官檢察及覈究鞏州取贏之因以聞從之宣和元年言者謂役錢一事神宗首防官戶免多特責半輸今比戶稱官州縣募役之類既不可減雇令官戶所減之數均入下戶下戶於常

賦之外又代官戶減半之輸豈不重困詔自今二等以上戶因直降指揮非泛補官者輸賦差科免役並不得眎官戶法減免已免者改之進納人自如本法保長月給雇錢督催稅賦比年諸縣或每稅戶一二十家又差一人充甲頭及催稅人十日一進赴官比磨求取決責有害良民詔禁之七年詔州縣昨因做察私鑄令五家為保城郭亦差坊正副領受文書由此追呼陪費或析居逃移以避差使其所置坊正副可罷自紹聖復雇役

而建炎初罷之已而討論其法之不可廢也叅政李固言於高宗曰常平法本於漢耿壽昌豈可以王安石而廢之且當時招射士無以供庸直詔官戶役錢勿減半民戶役錢槩增二分後復減之兼官舊給庸錢以募戶長及立保甲則儲庸錢以助經費未幾廢保甲復戶長而庸錢不復給遂為總制窠名焉然役起於物力物力升降不穀則役法公是以紹興以來講究推割推排之制凡百姓典賣典業稅賦與物力一併推割至於推排

則因其貲產之進退為之升降三歲而下行之然當時之弊或以小民粗有米粟僅存室廬凡耕耨刀斧之器鷄豚犬彘之畜纖微細瑣皆得而籍之吏視賂之多寡為物力之低昂上之人憂之於是又為之限制除質庫房廊停塌店鋪租牛賃船等外不得以猪羊雜色估計其後并耕牛租牛亦免之若江之東西以畝頭計稅亦有不待推排者保正長之立也五家相比五五為保十大保為都保有保長有都副保正餘及三保亦置長五

大保亦置都保正其不及三保五大保者或為之附庸
或為之均并不一也戶則以物力之高下為役次之久

近若夫品官之田則有限制死亡子孫減半蔭盡差役

同編戶

一品五十頃二品四十頃三品三十頃四品二十五頃五品二十頃六品十五頃七品十頃八品五頃九品三頃

十頃八品十頃九品五頃

封贈官子孫差役亦同編戶

謂父母生前無官因伯叔

或兄弟封贈者

凡非泛及七色補官不在限田免役之數其奏

薦弟姪子孫原自非泛七色而來者仍同差役進納軍

功捕盜宰執給使減年補授轉至升朝官即為官戶身

亡子孫並同編戶太學生及得解經省試者雖無限田
許募人充役單丁女戶及孤幼戶並免差役凡無夫無
子則為女戶女適人以奩錢置產仍以夫為戶其合差
保正長以家業錢數多寡為限以限外之數與官編戶
輪差總首部將免保正長差役文州義士已免之田不
許典賣老疾身亡許承襲凡募人充役並募土著之人
其放停兵及嘗為公人者並不許募既有募人官不得
復追正身募人憑藉官勢姦害善人斷罪外坐募之者

高宗在河朔親見閭閻之苦嘗歎知縣不得人一充役
次即便破家是以講究役法甚便乾道五年處州松陽
縣倡為義役衆出田穀助役戶輪充自是所在推行十
一年御史謝諤言義役之行當從民便其不願者乃行
差役上然之朱熹謂義役有未盡善者四事蓋始倡義
役者惟恐議之未詳慮之未周而踵之者不能皆善人
於是其弊日開其流日甚或以材知把握而專義役之
利或以氣力凌駕而私差役之權是以虐貧擾富凌寡

暴孤義役之名立而役戶不得以安其業雇役之法行而役戶不得以安其居信乎所謂未盡善之弊也淳熙五年臣僚奏令提舉官歲考屬邑差役當否以詞訟多寡為殿最令役戶輪管以提其役置募人以奉官之行移則公私便而義役立矣慶元二年吏部尚書許及之因淳熙陳居仁所奏取祖宗免役舊法及紹興十七年以後續降旨符脩為一書名曰役法撮要五年書成左丞相京鏜上之其法可以悠久其或未久而輒弊者人

也

振恤水旱蝗螟饑疫之災治世所不能免然必有以待之周官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是也宋之為治一本於仁厚凡振貧恤患之意視前代尤為切至諸州歲歉必發常平惠民諸倉粟或平價以糶或貸以種食或直以振給之無分於主客戶不足則遣使馳傳發省倉或轉漕粟於他路或募富民出錢粟酬以官爵勸諭官吏許書歷為課若舉放以濟貧乏者秋成官為理償又不足

則出內藏或奉宸庫金帛鬻祠部度僧牒東南則留發
運司歲漕米或數十萬石或百萬石濟之賦租之未入
入未備者或縱不取或寡取之或倚閭以須豐年寬逋
負休力役賦入之有支移折變者省之應給蠶鹽若和
糴及科率追呼不急妨農者罷之薄關市之征鬻牛者
免筭運米舟車除沿路力勝錢利有可與民共者不禁
水鄉則蠲蒲魚果蓏之稅選官分路巡撫緩囚繫省刑
罰飢民劫困害者薄其罪民之流亡者開津毋責渡錢

道京師者諸城門振以米所至舍以官第或寺觀為渚
糜食之或人日給糧可歸業者計日併給遣歸無可歸
者或賦以閑田或聽隸軍籍或募少壯興修工役老疾
幼弱不能存者聽官司收養水災州縣具船楫拯民置
之水不到之地運薪糧給之因饑役若厭溺死者官為
埋祭厭溺死者加賜其家錢粟京師苦寒或物價翔踊
置場出米及薪炭裁其價予民前後率以為常蝗為害
又募民撲捕易以錢粟蝗子一升至易菽粟三升或五

升詔州郡長吏優恤其民間遣內侍存問戒監司俾察
官吏之老疾罷悞不任職者初建隆三年戶部郎中沈
義倫使吳越還言揚泗飢民多死郡中軍儲尚餘萬斛
宜以貸民有司沮之曰若歲未稔誰任其咎義倫曰國
家以廩粟濟民自當召和氣致豐年寧憂水旱耶太祖
悅而從之四年詔州縣興復義倉歲收二稅石別收一
斗貯以備凶歉平廣南江南輒詔振其飢其勤恤遠人
德意深厚太宗恭儉仁愛諄諄勸民務農重穀母或妄

費是時惠民所積不為無備又置常平倉乘時增糴唯恐其不足真宗繼之益務行養民之政於是推廣淳化之制而常平惠民倉殆遍天下矣仁宗英宗一遇災變則避朝變服損膳徹樂恐懼脩省見於顏色惻怛哀矜形於詔旨慶厯初詔天下復立義倉嘉祐二年又詔天下置廣惠倉使老幼疾貧者皆有所養累朝相承其慮於民也既周其施於民也益厚而又一時牧守亦多得人如張詠之治蜀歲糴米六萬石著之皇祐甲令富弼

之移青州擇公私廩舍十餘萬區散處流民以廩之凡活五十餘萬人募而為兵者又萬餘人天下傳以為法知鄆州劉夔發廩振飢民賴全活者甚衆盜賊衰止賜詔褒美知越州趙抃揭榜於通衢令民有米增價以糶於是米商輻輳越之米價頓減民無飢死若是之政不可悉書故於先王揀荒之法為畧具焉神宗即位以來河北諸路水旱荐臻兼發糶便司廣惠倉粟以振民熙寧二年賜判北京韓琦詔曰河北歲比不登水溢地震

方春東作民携老幼棄田廬日流徙于道中夜以興慘
怛不安其經制之方聽便宜從事有可以左右吾民者
宜為朕撫輯而振全之母使後時以重民困而王安石
秉政改貸糧法而為借助移常平廣惠倉錢斛而為青
苗皆令民出息言不便者輒得罪而民遂不聊生又詔
賣天下廣惠倉田自是先朝良法美意所存無幾哲宗
雖詔復廣惠倉既而章惇用事又罷之賣其田如熙寧
法常平量留錢斛不足以供振給義倉不足又令通一

路兌撥於是紹聖大觀之間直給空名告敕補牒賜諸路政日以隳民日以困而宋業遂衰先是仁宗在位哀病者乏良藥為頒慶厯善救方知雲安軍王端請官為給錢和藥予民遂行於天下嘗因京師大疫命太醫和藥內出犀角二本析而視之其一通天犀內侍李舜舉請留供帝服御帝曰吾豈貴異物而賤百姓竟碎之又蠲公私餽舍錢十日令太醫擇善察脉者即縣官授藥審處其疾狀予之無使貧民為庸醫所誤天閑其生天

禧中於京畿近郊佛寺買地以瘞死之無主者瘞尸一棺給錢六百幼者半之後不復給死者暴露於道嘉祐末復詔給焉京師舊置東西福田院以廩老疾孤窮丐者其後給錢粟者纔二十四人英宗命增置南北福田院并東西各廣官舍日廩三百人歲出內藏錢五百萬給其費後易以泗州施利錢增為八百萬又詔州縣長吏遇大雨雪蠲餼舍錢三日歲毋過九日著為令熙寧二年京師雪寒詔老幼貧疾無依丐者聽於四福田院

額外給錢收養至春稍暖則止九年知太原韓絳言在
法諸老疾自十一月一日州給米豆至次年三月終河
東地寒乞自十月一日起支至次年二月終止如有餘
即至三月終從之凡鰥寡孤獨癯老疾廢貧乏不能自
存應居養者以戶絕屋居之無則居以官屋以戶絕財
產充其費不限月依乞丐法給米豆不足則給以常平
息錢崇寧初蔡京當國置居養院安濟坊給常平米厚
至數倍差官卒充使令置火頭具飲饌給以衲衣絮被

州縣奉行過當或具帷帳雇乳母女使糜費無藝不免率歛貧者樂而富者擾矣三年又置漏澤園初神宗詔開封府界僧寺旅寄棺柩貧不能葬令畿縣各度官不毛地三五頃聽人安厝命僧主之葬及三千人以上度僧一人三年與紫衣有紫衣與師號更使領事三年願復領者聽之至是蔡京推廣為園置籍瘞人並深三尺毋令暴露監司巡歷檢察安濟坊亦募僧主之三年醫愈千人賜紫衣祠部牒各一道醫者人給手歷以書所

治瘞人歲終考其數為殿最諸城砦鎮市戶及千以上
有知監者依各縣增置居養院安濟坊漏澤園道路遇
寒僵仆之人及無衣丐者許送近便居養院給錢米救
濟孤貧小兒可教者令入小學聽讀其衣襴於常平頭
子錢內給造仍免入齋之用遺棄小兒雇人乳養仍聽
宮觀寺院養為童行宣和二年詔居養安濟漏澤可叅
考元豐舊法裁立中制應居養之日給稅米或粟米一
升錢十文省十一月至正月加柴炭五文省小兒減半

安濟坊錢米依居養法醫藥如舊制漏澤園除葬埋依
見行條法外應資給若齋醮等事悉罷高宗南渡民之
從者如歸市既為之衣食以振其飢寒又為之醫藥以
救其疾病其有隕於戈甲斃於道路者則給度牒瘞埋
之

若丐者育之於居養院其病也療之於安濟坊其死也葬之於漏澤園歲以為常

紹興以來

歲有水旱發常平義倉或濟或糴或貸如恐不及然當
艱難之際兵食方急儲蓄有限而振給無窮復以爵賞
誘富人相與補助亦權宜不得已之策也元年詔出粟

濟糶者賞各有差

糶及三千石以上與守闕進義校尉一萬五千石以上與進義校尉二萬

石以上取旨優賞已有官蔭不願補授者比類施行

六年湖廣江西旱詔撥上供

米振之發民有遏糶致盜者詔閉糶者斷遣殿中侍御

史周祕言發廩勸分古之道也許以斷遣恐貪吏懷私

善良被害望戒守令多方勸諭務令樂從或有擾害提

舉司劾奏從之是歲潼川守臣景興宗廣安軍守臣李

瞻果州守臣王隲漢州守臣王梅活飢民甚衆前吏部

郎中馮楫亦出米以助振給興宗升一職瞻隲梅楫各

轉一官十年通判婺州陳正同振濟有方窮谷深山之民無不霑惠以其法下諸路二十八年夏浙東西田損於風水在法水旱及七分以上者振濟詔自今及五分處亦振之二十九年詔諸處守臣撥常平義倉米二分振糶臨安府撥椿積之米三十一年正月雪寒民多艱食詔臨安府并屬縣以常平米減時之半振糶十日臨安府城內外貧乏之家人給錢二百米一斗及柴炭錢並於內藏給之

凡遇寒遇暑遇雨遇火遇赦及祈禱即位生辰上尊號生皇太子晏駕大祥之

類臨安之民暨三衙諸軍時輔郡之民令諸州以常平有振恤及放商稅公私房賃

錢依臨安府振之孝宗隆興二年秋霖雨害稼出內帑銀四十萬兩變糴以濟民乾道六年夏振浙西被水貧

民七年八月湖南江西旱立賞格以勸積粟之家

無官人一

千五百石補進義校尉願補不理選將仕郎者聽二千石補進武校尉進士與免文解一次四千石補承信郎進士與補上州文學五千石補承節郎進士補迪功郎文臣一千石減二年磨勘選人轉一官二千石減三年磨勘選人循一資各與占射差遣一次二千石轉一官選人循兩資各與占射差遣一次武臣一千石減二年磨勘選人轉一資二千石減三年磨勘選人循一資各與占射差遣一次三千石轉一官選人循兩資各與占

射差遣一次五千石以上九月臣僚言諸路旱傷請以文武臣並取旨優與推恩

檢放展閣責之運司糴給借貸責之常平覺察妄濫責之提刑體量措置責之安撫上諭宰執曰轉運司止今檢放恐他日振濟不肯任責虞允文奏曰轉運司主一路財賦謂之省計凡州郡有餘不足通融相補正其責也淳熙八年詔去歲江浙湖北淮西旱傷處已行振糴其鰥寡孤獨貧不自存無錢收糴者濟以義米寧宗慶元元年以兩浙轉運副使沈誥言米價翔踴凡商販之

家盡令出糶而告藏之令設矣嘉定十六年詔於楚州所儲米撥二萬石濟山東西淳熙八年浙東提舉朱熹言乾道四年民艱食熹請於府得常平米六百石振貸夏受粟於倉冬則加息計米以償自後隨年歛散歉蠲其息之半大饑即盡蠲之凡十有四年得息米造倉三間及以元數六百石還府見儲米三千一百石以為社倉不復收息每石只收耗米三升以故一鄉四五十里間雖遇凶年人不闕食請以是行於倉司時陸九淵在

敕令局見之歎曰社倉幾年矣有司不復舉行所以遠

方無知者遂編入振恤

凡借貸者十家為甲甲推其人為之首五十家則擇一通曉者

為社首每年正月告示社首下都結甲其有逃軍及無行之人與有稅錢衣食不闕者並不得入甲其應入甲者又問其願與不願願者開具一家大小口若干大口一石小口減半五歲以下不預請甲首加請一倍社首審訂虛實取人人手書持赴本倉再審無弊然後排定甲首附都簿載某人借若干石依正簿分兩時給初當下田時次當耘耨時秋成還穀不嘉定末真德秀帥長

過八月三十日足濕惡不實者罰

沙行之凶年饑歲人多賴之然事久而弊或移用而無

可給或拘催無異正賦良法美意胥此焉失寶慶三年

監察御史汪綱中言豐穰之地穀賤傷農凶歉之地濟糴無策惟以其所有餘濟其所不足則饑者不至於貴糴而農民亦可以得利乞申嚴遏糴之禁凡兩浙江東西湖南北州縣有米處並聽販鬻流通違許被害者越訴官按劾吏決配庶幾令出惟行不致文具從之端平元年六月臣僚奏建陽邵武羣盜嘯聚變起於上戶閉糴若專倚兵威以圖殄滅固無不可然振救之政一切不講饑饉所迫恐人懷等死之心附之者日衆欲望朝

廷厲兵選士盪定已竊發之寇發粟振饑懷來未從賊者之心庶人知避害賊勢自孤可一舉而滅矣此成周荒政散利除害之說也八月以河南州軍新復令江淮制置大使司科降米麥一百萬石振濟淳熙十一年福建諸郡旱錫米二十五萬石振糴一萬石振貧乏細民景定元年臨安府平糴倉舊貯米數十萬石糴補循環其後用而不補所存無幾有旨今臨安府收糴米四十萬石用平糴倉錢三百四萬七千八百五十九貫封樁

庫十七界會子一千九十五萬二千一百餘貫共轉十七界一千四百萬貫充糴本錢二年以都城全仰浙西米斛誘人入京販糴賞格比乾道七年加優咸淳元年有旨豐儲倉撥公田米五十萬石付平糴倉遇米貴平價出糴二年監察御史趙順孫言今日急務莫過於平糴乾道間郡有米斗直五六百錢者孝宗聞之即罷其守更用賢守此今日所當法者今粒食翔踴未知所由市井之間見楮而不見米推原其由實富家大姓所至

閉廩所以糴價愈高而楮價陰減陛下念小民之艱食
為之發常平義倉然為數有限安得人人而濟之願陛
下課官吏使之任牛羊芻牧之責勸富民使之無秦越
肥瘠之視糴價一平則楮價不因之而輕物價不因之
而重矣七年以咸淳三年以前諸路義米一百一十二
萬九千餘石減價發糴薄收郡縣聽民不拘關會見錢
收糴

宋史卷一百七十八